



家庭相册

## 母亲的心思

□崔志强 文/图

我一阵儿挺纳闷，母亲不知道该怎么搞的，总是萎靡不振，身体比先前差多了。

其实，我也是为了母亲好才接她来城里的，我这儿住宿宽敞，并且雇了钟点工。

先前母亲住在乡下的老宅，简陋不说，而且吵，临路，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员不断，没个安静的地方。母亲又摆个杂货摊，整日栉风沐尘的，还要进货、算账，劳累得很。其实哪要母亲劳作，我挣的钱虽不能让母亲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吃穿是不愁的。这几年开着一个饮食店，每天的进项都可以抵上母亲半年的收入。劝了母亲几次，母亲说她还能挣钱，不能增加你们负担。我没法，后来撒了个谎，说孙子想您了，说您烧的菜好吃。母亲眼一瞪，说你净撒谎，球球（孩子的小名）不是在学校住宿么。他回来了，我说。孙子确实回来了，但只是放月假。母亲转而欢喜。就这样把母亲“骗”来了。

其实哪需要母亲掌勺。确实母亲下了几回厨，但烧出的菜并不对球球的胃口，球球的胃口现在变了，母亲只好作罢。因而母亲更悠闲轻松了，并且这里冬暖夏凉，地暖和空调轮流侍候着，母亲宛如到了世外桃源，白天看电视，晚上仍是看电视，几乎与电视为伍。但母亲的活动范围仅限在屋子里，和左邻右舍都不熟，母亲和谁拉呱，故而母亲一般不出去。偶尔得空开车带母亲出去逛逛，但很快就回来了。

母亲几乎过着“养尊处优”的

生活，和城里退休老太太一样，不问稼穡和寒暑。我觉得母亲应该无忧无虑、心宽意舒才是。

但恰恰相反，母亲却日渐提不起精神，老闹头疼失眠，说心口慌，整日如丢了什么似的。心里着急，赶紧带母亲去医院检查，一番体检下来，并无大碍，医生只是建议母亲多休息，不要多想。母亲和我都觉得好笑，休息还不够？还有什么可多想的？

既然没毛病，母亲应该好起来，但还是每况愈下，母亲比来时差远了，好像蔫了的稻谷。我忙问母亲，哪里不习惯？哪里不好？母亲说，怎么不习惯，怎么不好，这里不习惯不好就没有习惯的和好的了。我一想也对。但母亲的症状就是不见好。

过了不久，母亲说想到老屋看看，住几天。我知道母亲的心思，带母亲回到了老屋，反复叮嘱母亲，如有什么情况，立即打电话给我。带着满腹狐疑和伤感离开了母亲和老屋，到家后不时看手机，担忧着，生怕漏掉母亲的消息。但奇怪的是，母亲好像不知道联系似的，没有一个电话和信息。过了几天，我不放心，就悄悄回去了，哪晓得母亲不仅没事，而且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母亲仍坐在以前的马扎上，又搬出了她的小杂货摊。虽然头发有些零乱，灰尘薄薄地浮现着，但精神头儿好多了，顾客来了，大声招呼着，取货、找零，动作一溜水，丝毫没有拖沓和萎靡不振，我好像看到以前的母亲，愣怔了，但心里笑了。

##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由

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## 品读《红楼梦》中咏蟹诗

□朱秀坤

大观园里有个诗社，时不时地搞些活动，吟菊花，写柳絮，咏白海棠，下雪天便咬鹿肉，赋红梅，争联即景诗。中秋时节，持螯赏桂，自然少不了要写几首咏蟹诗。

话题是宝玉挑起来的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八回“林潇湘魁夺菊花诗，薛蘅芜讽和螃蟹咏”，黛玉与宝钗刚刚夺得个诗歌大赛的冠军，那边厢吃了几口螃蟹的宝玉不甘寂寞了，写了首咏蟹诗，说“我已吟成，谁还敢作？”得意得很。众人看道：

持螯更喜桂阴凉，泼醋搯姜喜欲狂。饕餮王孙应有酒，横行公子竟无肠。

脐间积冷馋忘忌，指上沾腥洗尚香。原为世人美口福，坡仙曾笑一生忙。

宝玉的诗对食蟹的情状描摹得可谓惟妙惟肖，也写出了吃蟹的心情及螃蟹的美味，泼醋搯姜说的是吃蟹的调料，脐间积冷则是食蟹注意事项。这首诗平心而论并不太好，没有什么深刻的意蕴。难怪黛玉要说“这样的诗，要一百首也有。”提起笔来一挥，已有了一首：

铁甲长戈死未忘，堆盘色相喜先尝。螯封嫩玉双双满，壳突红脂块块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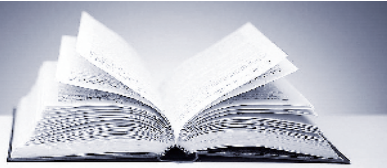
多肉更怜卿八足，助情谁劝我千觴？对兹佳品酬佳节，桂拂清风菊带霜。

这首诗可谓抓住了螃蟹的鲜明个性：铁甲长戈，多肉八足。螯内是白玉一般满满的嫩肉，壳内是一块块突出盖来的蟹黄。面对如此的佳节佳品，真想一醉方休，可是有谁来劝我喝下这千盅美酒？这首诗，一下子就让人感受到了螃蟹的色香味形，顿时有了身临其境之感，同时黛玉对螃蟹的由衷喜爱也体现了出来，传神极了。至今，“螯封嫩玉双双满，壳突红脂块块香”一句，仍时常为人所引用。宝玉对这首诗大为赞赏，正喝彩，黛玉却得理不饶人，一把撕了，令人烧去，刻薄地说“我的不及你的，我烧了它。”

接着，宝钗也写了。她笑道：“我也勉强了一首，未必好，写出来取笑儿罢。”她的诗是这样的：

桂霏桐阴坐举觴，长安涎口

## 书海掠影



## 图片故事



## 月光下的界碑

□马庆民 文/图

上个月还信誓旦旦地向明许诺，中秋一定回去陪她见父母。如今，休假的事泡汤了，一再解释，她仍在电话里不依不饶。

“在你心里，我和那块‘石头’谁重要？”电话那头，明咄咄逼人。

“路不好走，晚点再说。”我挂掉电话，继续前进。

“敢挂我的电话，以后别再联系了！”看着明发来的消息，我摇头苦笑。

听出我们在闹别扭，身旁的老班长提议：“排长，其实你可以邀请她来探亲。”

对呀，让她来队里感受一下，没准儿以后就不会不理解我的难处了。随即，我“欲擒故纵”地回了条信息：如果你有机会站在它面前，我就告诉你谁重要。

明许久不回信息，打电话也不接，我开始忐忑不安，难道把话说重了？

一路上，惴惴不安，归来已是深夜，却无半点睡意。“我订好了车票，后天见。”明突来的信息，让我彻夜不眠。

说实话，当她出现在我面前

时，倏忽间，我被莫名的感动和温暖包围，刚想迎上去寒暄问候。“带我去见那块‘石头’吧。”她行李一放，就提出这样的要求。

我拿上一根打蛇棍，说：好，我带你走一趟。

开始的一小段是宽阔的水泥路，略有些湿滑。“这路也不难走啊！”明小声嘀咕，仿佛在抗议之前我挂电话的“借口”。“还早着呢。”我迈开大步，示意她跟上。

“马上要上山了，这里很滑，注意脚下。”听到我的提醒，明不由得抓紧了我的衣角。

上山的路是用大石块砌成的台阶，坑洼不平，且特别狭窄，两人没法并行行走，我就让她跟在身后。

“为什么不把路修得好走一点呢？”明说话的语气，少了一丝怨气。我叹口气，向她解释：最早的时候连这条路都没有。山上修路太难，小推车都上不来，材料都是战士们肩挑手提运上山的。

越往上走，路面越湿滑坎坷，台阶也高低不平。我右手用

盼重阳。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。

酒未敌腥还用菊，性防积冷定须姜。于今落釜成何益，月蒲空余禾黍香。

宝钗到底是宝钗，即使是吃螃蟹，也不忘要指桑骂槐一番。就冲这一句“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”，她已经得到了“食螃蟹绝唱”之美誉，只是如众人所评“讽刺世人太毒了些”。

这三首诗，从螃蟹的外表“铁甲长戈”“多肉八足”说到内容“螯封嫩玉”“壳突红脂”“皮里黑黄”，从食蟹的佐料“泼醋搯姜”“应有酒”写到吃蟹的地点“桂霏桐阴”，又说到了螃蟹的生活习性“横行公子”“眼前道路无经纬”，甚至提到了“酒未敌腥还用菊”的除腥方法——奢侈了，今人一般是用青菜叶擦洗，顶多用茶叶水也就差不多了，谁吃了螃蟹会用菊花去洗手呢？

如今正是蟹肥菊黄的时节，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的螃蟹脚底下痒痒的，正想爬上你家的餐桌呢。何不大快朵颐，再来品读这三首咏蟹诗，兴许你会写出新的咏蟹佳作的。

打蛇棍支撑身体，左手牵着她，小心翼翼地往上攀。

接近山顶，脚下的道路变成了碎石路，这是官兵就地取材，砸碎大岩石铺成的。虽有些路脚，但好过刚才那段湿滑难行的上坡路。可这段路离山体近，雨水将山上的泥土冲下，有些路段就成了泥巴路，积水严重。

“别动！”我突如其来的一声喊，让明吓了一跳。我示意她前面有一条半米多长的蛇，挡住了去路，正“嘶嘶”吐着信子。“有我在，别怕。”我拿起打蛇棍，慢慢靠近，棍子往前一插，顺势一挑，将蛇挑下了山崖。

明神情略带一丝紧张地问道：“经常遇到这些危险吗？”

“以前他们遇到的情况比这危险多了，没修好这条路的时候，只有一条临崖的小路，下雨路滑，好几名战士跌下山崖受伤……”

明低头不语，我看到她的额头已渗出汗珠，便问道：“还走得动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走吧！”明的眼神格外坚定。

山里的夜似乎比山外来得更急，不知不觉，夜幕已缓缓垂下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，终于到达了那块“石头”——祖国的界碑。在淡淡的月光下，鲜红的“中国”二字显得格外神圣庄严。

明注视着界碑，久久不语。

“界碑在，我们在，祖国就在！告诉你实话吧，我根本就没有交休假申请。连长被抽调去执行重大任务，指导员的母亲上周就被下了病危通知书，这时候我必须留下来守好这座界碑！”

“没关系。你守着界碑，我守着你！”

此时，皓月当空，圆得已有中秋夜的模样，如水的月光洒满身后的大地，宁静安详。阵阵清风，仿佛从故乡袭来，带着平安的讯号，吹过界碑……